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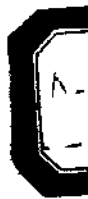
中篇評彈

黃“青天”



上海市人民評彈團集體創作

上海文藝出版社



統一書號：10078·0221

定價：0.24 元

〔中篇評彈〕

黃 “青 天”

上海市人民評彈團集體創作

上海文藝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个以反右斗争为题材的中篇评弹。故事写：以民盟右派骨干为后盾的评弹界右派分子，利用所谓“苏州吴苑毒杨事件”，誣蔑攻击党对评弹界的领导，企图搞垮上海、苏州等地的国营评弹团，从而篡夺评弹界的领导权。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评弹艺人觉悟提高，对这个右派集团展开斗争，通过核对事实，展开大辩论等，右派集团的阴谋彻底破产，评弹界的社会主义革命开始取得胜利。

作品是上海市人民评弹团集体创作的，是目前中篇评弹创作中的一个较为成功的作品。

中 篇 評 彈

黃 “青 天”

上海市人民評彈團集體創作

*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94号

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书号 0221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 9/16 字数 56,000

1958年11月第1版

195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 定价 (7) 0.24 元

前 記

一九五七年春天和夏天，我們和全国人民一样，有着一段不平凡的經歷。以民盟右派骨干为后盾的評彈界的右派分子，通过攻击苏州的个别政府干部来攻击党对評彈事业的领导，并与我们（上海市人民評彈团）团內的右派分子遙相呼应，以攻击国家举办的評彈团为手段，来达到其反对評彈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目的。他們不但在苏州放火，而且还企图把火头引向上海及江浙一带大小碼頭。我們之間的很多同志也成为了右派惡意誹謗和大肆攻击的对象。評彈界的进步群众，为了拥护党的领导，维护社会主义的評彈事业，七月份对右派集团展开了反击。在党的英明领导下，斗争取得了胜利，我們在斗争中也得到了提高，因此，我們想到，如果能把这一斗争用評彈形式反映出来，对听众是会有一定的教育和鼓舞作用的。这样，我們就决定着手来写一部中篇評彈。

为了使这一中篇能反映得较为全面起见，我們觉得有必要組織較多的人进行集体創作。于是，我們就成立了一个創作小組，除了有团里的唐耿良、蔣月泉等同志参加外，并且把在苏州搞評彈协会工作的潘伯英同志也請来参加。

这一次的集体創作，正值“双反”运动蓬勃开展，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时候，我們也希望自己的工作来一个跃进。由于我們对評彈界反右斗争的情况是比較熟悉的，我們就花了

一些時間來討論主題、討論人物等，及至我們之間的思想完全統一之後；我們就採取了幾個人對台詞，一個人記錄的方法，這樣提高了寫作的速度，寫一回書，最快的只花了三、四天。這使我們深深体会到，政治挂帥，思想一致，運用集體力量的工作方法，在創作方面也還是用得上的。

現在，離反右鬥爭已快一年了，而偉大的整風運動還沒有結束，我們看到這次整風運動中所涌現出的各種先進人物、事例，和大躍進的新氣象，就更覺得反右鬥爭的必要，更覺得擁護黨的領導，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必要。我們願意用創作“黃‘青天’”所獲得的經驗教訓作為基礎，更進一步地多、快、好、省地創作出反映現代人民生活、鬥爭的節目來。在這方面，歡迎讀者們給我們多提意見。

左 毓

1968.8.10

黃“青”天

〔中篇評彈〕

第一回 放 火

〔表〕一九五七年的春天，是一個不平凡的春天。右派分子利用共產黨整風的機會，猖狂地向黨進攻。評彈界也不例外。在那年五六月里，蘇州刮起了一陣怪風，搞得評彈界天昏地暗，六紅水渾。蘇州有一個評彈藝人，姓草頭黃，名字叫勝亭——他自以為勝過柳敬亭的。他說唱“三笑”與“西廂記”，有些舊文學的底子，自封為“江湖才子”；還有一個評話藝人，叫楊玉清，說一部“東漢”，倒也有點名氣。兩個人本來都是蘇州人民評彈團的團員，因為他們當初入團的動機不純，認為老書（即傳統書目）不能說了，入了團人就賣給政府了，他並不是真正為了革命。他們在團里偽裝積極，騙著了一點地位。自從劇目開放以後，團外經濟收入好，狐狸尾巴顯出來了，在團里老是鬧別扭，鬧著要退團，領導上幾次幫助沒有用，就批准他們退團。為什麼批准呢？因為革命要自願的。他們退出團以後，還死要面子，他們不肯說我是為了要多賺幾個錢退團的，因為這樣說要變落后，要給人家看不起的，所以他們想盡辦法破壞團；因為評彈界一共有三個

团，上海团、苏州团、常熟团，他們想把三个团都搞垮。他們想：沒有国营剧团，都是民間职业艺人，那末凭我們在評彈界里的地位，还可以取得整个評彈界的领导权。因此他們就散播謬論：說共产党办团是錯的，只办团而不顧协会里的民間艺人，这是脱离群众的做法，我們两个人退团是为了要替协会群众做一点事。这时正好苏州市召开評彈代表會議，黃胜亭、楊玉清乘机引导部分落后艺人惡意向党进攻，利用了過去文化局干部作风上一些缺点，說解放后評彈艺人沒有翻身。說共产党只会打仗不会领导評彈啊，要求解散評彈团啊。还提出一个口号，什么口号呢？叫“有团无会、有会无团”。把协会与評彈团說成勢不兩立的冤家对头，存心要搞垮团。当时这些謬論是有市場的，一部分群众受了迷惑，就推选黃胜亭担任苏州市評彈协会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楊玉清担任副主任，这末一来，苏州評彈协会的领导权被他們篡夺到手了。但是他們两个人并不滿足，野心越来越大，这一期到上海来演出，还想煽动上海市的协会艺人鳴放，向上海文化局进攻，想把上海評彈界的领导权抓到了手，就可以“为所欲为”，那儿知道上海领导上的整风步骤是先整领导，后整基层，基层暂时不整风，协会是屬於基层范围，他們不能放火。嘿！巧了，正在这个时候，苏州“吳苑書場”出了一件事，他們两人就趁此机会，兴风作浪，黃胜亭連夜赶苏州，楊玉清帶了他們一党里的人，到上海茶会上放火。什么叫茶会呢？就是評彈艺人平时接洽业务、学习的茶叙处。說：苏州文化局串通公安局持枪毆打艺人，为什么要打呢？因为苏州领导对艺人的鳴放进行打击报复。他們在上海、苏州同时放火，进行反党的阴谋。今天早上一

早，楊玉清已經起來了，要到八仙橋“長樂樓”茶會上去吃茶。他吃了點心，拿了一包香烟就走。那末楊玉清是怎麼樣子一個人呢？

(鶻白) 提起此人， 身材五短。
骨瘦如柴， 眼窠落潭。
兩條眉毛， 勿長勿短。
一雙眼睛， 滴溜滾圓。
看起來， 東射西竄。
嘴唇絕薄， 說話會說會盤。
開出口來， 喉嚨帶煽[㊟]。

身上著一套格子紡短衫， 捎起袖管。
胸前挂條 18K 金表鏈， 金光閃閃。
腳上穿一雙淺口鞋子， 鞋幫是亮晶晶的黑色軟緞。

嘴里銜根香烟， 走起路來活象個“抖爺”[㊟]。

楊玉清：嘿！蘇州公安局，持槍打藝人，事情這樣大，不讓放過門。我，楊玉清，自從退出蘇州團，一天有幾十元收入，叫我怎麼用得完呢？又是錢賺得多，又是自由，既用不着學習，又用不着守什麼紀律制度，沒有人要我做什麼生活檢討，又不會吃什麼批評，真是逍遙自在，同仙人一樣。而且我跟黃勝亭搭配好，在蘇州鳴放會上，對文化局提提意見，群眾都說我們有魄力、有膽量，大鳴大放，說得局長頓口無言，說得干部面孔轉色。道中[㊟]們還選舉我們做監委會正副主

㊟ 煽——慫恿的意思。

㊟ 抖爺——小流氓。

㊟ 道中——同行。

任，真是名利双收。前日苏州傳來消息，出了打局^①，黃勝亭連夜趕蘇州，昨天夜車回來，今天早上要到茶會上傳達，叫我先到會上做點准备工作。嘿，上海文化局不讓我們鳴放，現在已經出了事了，要瞞也瞞不住，不給點顏色給他們看看，不曉得黃勝亭與我楊玉清的厲害，這就叫“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

(表) 楊玉清得意洋洋，直到“長樂樓”茶會上，身體坐定，泡好茶，只看見道中已經來了不少，楊玉清心里明白，曉得道中本來要到九點鐘才上市，現在八點鐘沒敲，人已經來了不少，而且陸陸續續越來越多，他們都是為了昨天聽我講了蘇州打人的事，大家都很關心，所以來得都很早，他想黃勝亭是昨天下半夜來的，今天要九點鐘才來傳達，他家妻子今天早上關照我說：黃勝亭說的，叫我要請兩個新聞記者來參加會議，讓他們听了，爭取上報，可以擴大影響，對文化局增加壓力。他看見陳凱坐在那邊。(白) 陳凱同志！

陳 凱：喂！

(表) 陳凱也是評彈藝人出身，解放後脫產在協會當幹部，人很正派，就是性情急躁點，人很瘦長，黑蒼蒼的臉，聽見楊玉清叫，他趕緊走過來。

陳 凱：可有什麼事？

楊玉清：拜托你打個電話到各報館，請解放日報、新民報記者到會上來一次，听听黃勝亭傳達蘇州文化局串通公安局打人的事。

陳 凱：這個……(表) 陳凱心里想，這怎么能隨便去叫記者

① 打局——打架的事情。

来，这事情出入太大，你要答应吧，决不可能；不答应吧，說起来你也是說書出身，为什么死帮住文化局呢？再一想有了——（白）玉清同志，叫記者来开会，讓我先去請示一下领导再說，你看可好？

楊玉清：什么？叫一个記者来还要請什么示，你太胆小了，現在什么時間？大鳴大放的時間，用不着縮手縮脚，这样不負責任，好！不要你打了，林君俠！

林君俠：噢！

楊玉清：你去打電話吧！

林君俠：曉得！

〔表〕林君俠急忙向電話机那边过去。林君俠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从上海团里退出来的，退团报告是黃胜亭替他起的草，所以他很感激黃胜亭，他是黃胜亭要好朋友，又是結拜弟兄，現在还在一起合作演出，是黃的得力助手之一。等到電話打好回过来。

林君俠：玉清呀，電話打过了，記者馬上就来。

楊玉清：噢！

〔表〕这时候茶会上道中越来越多，每只桌子全都坐满了，三三两两，議論紛紛，都在講苏州吳苑書場打人的事。有的說解放了还要受压迫，沒这么容易。有的說傳来之言不知可靠得住。有的刚从外碼頭回来，对这件事摸不着头。有的說只要問問楊玉清就有数了。于是十多个人都走到楊玉清旁边。

道中甲：玉清！黃主委苏州去了以后，可回来了嗎？

楊玉清：黃主委昨天夜車回上海的。

道中乙：苏州出的事到底怎么样？

楊玉清：等一会九点鐘黃主委他会来做傳达的。

道中甲：玉清，苏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道中乙：楊副主委，我們从外碼頭剛回來，還沒有搞清楚，到底怎么会打起来的？

众 人：可是真的公安局打人啊？

楊玉清：这还有假的嗎？

众 人：那末公安局为什么要打我們艺人呢？

楊玉清：都是文化局弄出来的事。

众 人：文化局跟我們說書有什么深仇夙恨，一定要拿我們这样打呢？

楊玉清：同志們！这件事講起来叫“六月里冻死了只綿羊，說起来也話長”。

众 人：你倒講給我們听听。

楊玉清：好！我来講！

（唱“費家詞”）

同志們大家听仔細，
說起苏州这樁大事体。

罪魁禍首是文化局，
报复鳴放起是非。

串通苏州公安局，
警察身上穿便衣。

赶到書場来动手，

（白）打得我們的道中太可怜了！

（接唱）跌倒在地上爬勿起。

評彈艺人真苦恼，
我們敲掉牙齿咽进肚皮里。
黃胜亭昨夜回上海，
今朝傳達告訴侬。

(白) 总而言之，一句，苏州文化局报复鸣放，串通公安局，便衣警察到書場里打得一塌糊塗。

道中甲：什么？

道中乙：有这种事？

道中甲：太不象話了，簡直放屁！

道中乙：我們決不甘休的！

众 人：(嘈杂喧嘩声)哇……

[表] 陈凱同志在旁边听了很着急，楊玉清呀，你把火放得这么大，而且群众听了，大家信以为真，越轟越厉害了，遏也遏不住，因为苏州的真情实况心中无数，那怎么办呢？其实苏州“吳苑書場”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就是黃胜亭、楊玉清弄出来的事，他們从苏州回上海之前預先組織好張云松等一批人，張云松本是流氓，老是打架，他們要用大民主方式逼着評彈协会的主任委員呂云庆退出上海評彈团，呂云庆是上海团的团员，然后冲破缺口，搞垮上海团；上海团一垮，苏州团、常熟团就容易了。三个团都搞垮，評彈界的领导权就容易夺到手里了。这批人要到書場去鬧事，文化局得着消息，去說服他們，他們不肯接受，說群众要跟主委談談难道不可以嗎？文化局恐怕出事，就和公安局联系，公安局派出一些同志都是穿便衣的，到書場去維持公共秩序，防止事故，那知道張云松帶了一批人喝醉了酒，冲到書場里不讓呂主委上台，听众看了不服气，上前劝解，拉了一把，有一个叫袁雪霞的，就趁这个机会往地上一滚，当时有点乱了，公安局的同志馬上上前維持秩序，那知背后張云松窜上去把公安

局的同志打了两拳，扭到派出所，張云松反咬一口說公安局打人，还有枪，对着我这儿（指腰間）。說得活龙活現，黃勝亭再一夸大就說这是文化局串通公安局打伤袁雲霞，对鳴放进行打击报复，他們有心把这樁事夸大。道中鄰有江湖义气，听说艺人被打，大家都不服起来了，又在問楊玉清。

道中甲：楊副主委，現在事已經出了，我們怎么办呢？

道中乙：是呀，我們自己人給外头人欺負得这样子太可怜了，楊玉清，那末現在苏州的事怎么了呢？

楊玉清：这样吧，你們等黃勝亭來讓他講吧，詳細情形就会明白的。

众 人：为什么黃主委还不來呢？

〔表〕正在这个时候，只听见楼梯上“騰……”脚步声，“来了，来了。”一看，嘿，一包气，來的人不是黃勝亭，是上海評彈团的团员朱建安。他是协会常委之一，又是評彈团主要演員，思想蛮进步，本来大家和他很好，現在知道为了团而引起的风波，大家都不要看他，都扭轉了头，在自言自语。

众 人：“定胜糕”来了……

〔表〕“定胜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戏台上的小奸，鼻梁上搽鉛粉，象定胜糕这样一块，黃、楊他們对积极分子誣蔑丑化为“定胜糕”，这样就使得中間分子不敢靠擺党，一靠擺党就是“定胜糕”，这是黃勝亭搞臭积极分子，向党进攻的策略之一。

众 人：“定胜糕”来了。

朱建安：〔表〕朱建安一看情形，心里明白，他知道今天自己不会受欢迎的，他平时不常来的，因为团里工作忙，到

星期天，才到茶会上来聊聊天。今天，他也听到了苏州公安局打人的謠言，特地来了解情况的。一看，这样的局面，我現在坐到那一只台子上去呢？想我就坐到楊玉清旁边去吧，打定主意，就向楊玉清旁边过来，在一只空凳上一坐，对周围的道中打一个招呼，还有一个是朱建安父輩相交老前輩叫鄒国斌，要紧叫一声。（白）斌叔。

〔表〕鄒国斌是个老艺人，人很正派，脾气很“啃”^①，現在为了此事也很气，听朱建安叫他，連看也不看。

鄒国斌：唔！（面孔铁板）

朱建安：〔表〕呀哟！他也不乐意。回头叫一声。（白）玉清同志！

楊玉清：〔表〕楊玉清想今天你給群众孤立了，群众到我們这边来了，現在你們团里的人吃不开了，本則退团的人总有点“次郎”^②，現在我們占了上风，老实說，今天要“克克”他。（白）建安，你上茶会是难得的，今天你来联系群众了。（对群众）是嗎？我早就說过，不出事，团里的人不会来，出了事团里的人来了。

道中甲：現在来已經来不及了。

朱建安：〔表〕朱建安給他弄得“僵哈哈”^③。（白）是呀，过去脱离群众，应该檢討，团里实在……

楊玉清：〔紧接〕忙！

朱建安：也不能推在客观身上。

楊玉清：怎么，今天空了？

① 啃——只知一見的意思。

② 次郎——面子上不好看的意思。

③ 僵哈哈——沒話好說的意思。

朱建安：今天特地到茶会上来了，了解了解苏州协会里这椿事，不知道到底为了什么？

楊玉清：做功不要太好，你会不知道？不要假装糊塗！苏州文化局为了报复鳴放，串通公安局持枪毆打艺人，敲坏袁雪霞，打得一塌糊塗。

朱建安：什么？公安局的同志打人？我想解放八年了，况且现在还在整风阶段，只怕不至于吧？

楊玉清：照你这么說，共产党用不着整风了，解放了八年，样样都好的了。

鄒国斌：（表）旁边鄒国斌憋不住了。（白）老弟，主观不要太强，拿点良心出来，人家骨头也给打断了，胳膊不要向外弯。不要拍共产党馬屁，不要做“定胜糕”！

朱建安：（表）朱建安想这话搭不上的。晓得群众的情绪一时扭不过来。本来呀，黄胜亭、楊玉清每天到茶会上不惜工本的放火，已经做了一星期工作了，你想几句话就扭轉情绪是不可能的。（白）斌叔，不要激动，我也是說書的，那有听见“道中”給打了会不放在心上。不过我要劝大家冷静一点，相信政府，相信党，真有干部違法乱紀，政府一定会秉公处理的。

楊玉清：会秉公处理是不会叫公安局来打人了，苏州文化局我是看透了。

朱建安：玉清同志！苏州文化局也是共产党领导的。

楊玉清：共产党我相信的，不过苏州的共产党，嘿！

朱建安：（表）朱建安一听，楊玉清越說越不象了，共产党还要分苏州和上海嗎？倒有些激动了。（白）玉清！說話要負責的，你不要忘記你还是苏州市的人民代表。

楊玉清：別扣帽子！人民代表怎么样？就不能說了？（表）他

心里想，老子不会上当了，共产党是“老棍子”，把人民代表给我做了，好让我不要出团，我一天要几十块钱，老子什么代价？今天要“克”足他，把带在身边的人民代表证件拿出来往台上一丢。（白）人民代表末怎么样？当我不懂的！给我做人民代表想圈住我的脚，不要出团，老子偏偏出团。人民代表一定要包庇文化局的吗？你想拿人民代表的帽子来塞住我的嘴，老子还要讲，公安局打人，我还要讲……

朱建安：（表）朱建安气得脸也发红，想不到杨玉清会堕落到这个地步，人民相信你选举你当代表，你现在反咬一口，说共产党想圈住你，好让你不出团，所以给了一个人民代表给你当，你把共产党当老板看待的，真想不到。其实有什么想不到，杨玉清在生活上腐化堕落，道德败坏，现在发展到政治上的反动。他弄错了我的意思。（白）玉清同志！你误会了我的意思了，我不是说人民代表不能讲话，也不是说人民代表一定要包庇文化局，我说你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讲话，至于说文化局串通公安局打人，我总不相信。

杨玉清：别“拍粉”了！你又不是现场人，你怎么晓得不会打人呢？

朱建安：是啊，我没有看见，不过玉清同志，你也不是现场人，也没有看见啊！

杨玉清：（表）嘿，一不小心，说话说错了。（白）我没有看见，有人看见的，我不跟你争，争歪了嘴，怪坟上风水不好，你等黄主委来听传达吧。

众 人：为什么黄主委还不来呢？

（表）正在这时，只听见楼梯上“腾……”脚步声，大家